

夏日小景

□王智魁

盛夏的西安俨然成了一个“小火炉”，太阳无情地炙烤着这个十三朝古都，晒得没有几个人有勇气仰头看那火辣辣的太阳。四处都泛着刺眼的白光，水泥马路上涌的热浪袭来，似乎要把人卷走。

但是，如果你能耐住这种酷热，就会欣赏到夏日独特的景致。盛夏时分，天空常常会是碧空万里无云，尤其是一场骤雨过后，空气清新，蓝天是纯净一片，非常辽阔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这种纯粹的蓝色如晶莹剔透的美玉，纯净纯美得让人有心跳的感觉。仰头看着这纯蓝的天空，真的感觉是一块硕大无比、纯洁透明的蓝玉覆盖在我们头顶，让人想到女娲补天的传说，让人想到一种永恒的美。我所在的安全区靠近秦岭，这片纯净的蓝玉顺着你的望眼一直延展到秦岭山峰的峰顶。

有时蓝天上会有一些白云，薄薄地细细地铺在蓝天上，好像是一层薄雪铺在天

空；有时是大块白云如棉花团一样堆在天上，或者状若一群绵羊、几头大象，或一群白色的飞鸟；有时耸如白色的山峰，如李白诗“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”里的“群玉山”“瑶台月”。有时白云定在空中，宛若一幅凝固的画；有时白云会悠悠移动，随性而自然。

“夏木阴阴正可人”，我们栖居原上的主要街道都是梧桐树的天下。盛夏时节，梧桐树的叶子长得很大，五角形，满树密密麻麻生长着，外围的叶子向外伸展，仿佛一群小孩子伸出的手掌。树下一片绿阴，一排行道树让马路边变成了阴凉的“胡同”，是别有洞天的凉爽世界。就是正午时分，走到树下也不会热。有时一阵凉风吹来，随着一阵沙沙沙的树叶的欢呼声，凉风嗖嗖而过，清凉舒爽得让人幸福的一激灵，恨不得对这阵清风说声“谢谢”。树阴下有时会有人下棋，周围里三层外

三层的一堆人挤在那里看。

那些曾在春天贡献过一树鲜花的花树，此刻没有了花的影子，但是树叶却绿莹莹得繁茂无比。樱花树的叶子是小小的菱形，此刻深绿色满树密布；柿子树的叶子状若巴掌，在叶子底下已经长出指头蛋大小的柿子；国槐树叶不大，但繁密异常，还开出淡淡的小黄花；桐树的叶子大如蒲扇，在风的吹动下像满树的扇子在向大地扇凉。

书院门是西安的文化名片，这里书画古玩店铺林立，紧靠城墙，有碑林等文物古迹。虽然这几年因为各地新造了不少古玩城，这里人没有那么拥挤了，但是在这火热的夏天仍有来自各地的游客，甚至是外宾来这里，这里仍然热闹非凡。

我的好朋友著名书法家李明栋先生就住在书院门顺城巷这里。李明栋年过花甲，“为罕言语”，因为书法家颇有艺术范，是那种阮

籍嵇康魏晋名士式的人物，不好交往。也可能是缘分关系吧，李先生很喜欢我，多次邀请我去他家喝酒。

前几日，我穿过古色古香的胡同与门洞来到书院门，在李先生家的院落里，三四层高的爬墙虎如绿色瀑布一样从旧建筑上流泻下来，给这里古色的文化氛围中平添了一些大自然的天真情趣。空调在房间里制造出一片清凉世界，我们几个朋友海阔天空地聊着天，出门去接另一位朋友时才发现暴雨正倾盆而下，到处都是飞溅的水花，朋友已经淋成了落汤鸡。

雨后的西安，高烧暂时退去，黄昏时分，南门红彤彤一片，人潮涌动，有音乐会，仿古乐舞，鼓乐悠扬。

夏天用高温无情折磨人们的时候也常常会制造出一些美好的小景致，让大家在这美的景致中流连忘返，从而忘记了酷热。

农民工

□郑曼

沐浴在晨光下的楼群，耸立着
电机声、鸣笛声
开启着都市大合唱的前奏
回响在街角闹市的每一个角落

汗水、灰尘弥漫着双眼
穿梭转换于各个高楼大厦
满身污垢贴身的内衣，那么自然时尚
豪爽的笑声穿透了装着白米饭的大瓷碗

霓虹灯闪烁着耀眼的光
东西南北的腔调在夜市的地摊上
融化成一支独特的旋律，烟火尘埃地畅享着

大众浴池里水汽弥漫
哗啦的水流声压低了兴奋的几声分贝
赤条条的肉体，分不清乡下人和城里人
宽厚布满茧子的手
用力搓擦着，身体里藏了一年的污垢
广场的舞池里，渗出细汗的额头，一样闪烁着透亮
蹦跳的双脚
认真吃力地学着都市人的节奏
尽情观赏着城里人才有的自信

天空和夜色，被和声淹没
高声部、低声部起伏跌宕在各个角落
城市这一刻，显得是那么和谐自然



巍巍长城 汤青 摄

镜子是每个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物品。一面光洁平整的镜子，拿在手中，可以照出姣好的面容，也可以照出脸上的微瑕。于我，镜子则照出肩上的责任和使命，成为时时自省的朋友。

有人说，四十岁以后，你的一切都在脸上。的确，“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”中年人上有父母膝下孩子，生活的镜像越发磨练心性，需要更加豁达乐观。犹如一面镜子：你朝它笑，它也朝你笑；如果你双眉紧锁，它必将还以你同样目光。镜子，此刻是你的朋友，映照出你的经历，折射出另一个自己。过去从不照镜子的我，此时虽不爱好却也每天出门照照镜子，需要照照镜子。这时候，不是你去看镜子里的你，而是让镜子里的你看自己。看一看眼中是否还是坦荡的真诚，嘴角是否还是善良的微笑，额头是否还有诗和远方的美好？

如今的生活里，镜子不仅造型精美，使用广泛而且诸多功能。有望远镜、放大镜、显微镜等，反光镜能保证飞机、汽车行驶安全，回面镜使灯光更集

镜子

□高涛

中，凸面镜有助于维护交通安全……镜子的作用不可替代也今非昔比，远远超出爱美女性单纯“对镜贴黄花”整装照容的功能。有人认为，镜子是一种阴而寒冷的东西，所以有诸多的摆放讲究，如“忌大门对镜、忌睡床对镜、忌书桌近镜”等禁忌。而相比让人喜爱的哈哈镜，我想还是李世民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千古名句的教诲更应被谨记。

忽然想起我结婚那天，妻子手里拿着一面镜子进了家门。这种民间习俗通常有三种寓意：一是把不好的东西反射回去，用来辟邪；二是图个吉利，镜子等于“进子”，盼望早生贵子；三是希望双方和谐美好，镜子会陪伴出嫁女子身边一辈子，如果离世了，会把铜镜分

成两半，一半随人入土，另一半等到伴侣去世时一起安葬，意喻“破镜重圆”。不管怎样的祝福，两个人在一起，像做了一面镜子，既给对方呈现出最真实的自己，也反观对照更加清楚地看清自己。

夏日的晌午，镜子般平静的教室，照射出同学们“金句银段”圣洁的光芒。创办“小作家课堂”的机缘，使我越发意识到师德是一面镜子，老师是孩子的镜子，孩子是老师的影子。

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种子。种子生长的规律是春播秋收。我们需要足够的耐心等待冬的孕育和夏的成长，等待漫长但一定会收获满满。教作文才一年，当孩子尊称“老师”，作文里写“爱老师，爱课堂”，我总是诚惶诚恐。教学内容和素养方法还需要再精益求精，才配得起学生的爱戴，受得起家长的点赞，称得起关心者的肯定。尤其当我被聘《华商报》作文点评嘉宾的社会肯定，于我这样一个非专业的作文老师，聘书更像一面镜子，照着责任，闪着使命。

雨中拜访珍宝岛

□李亚军

从小就听珍宝岛战役的故事，中学时赶上了对越反击战，高考后很自然地选择了从军入伍。前年8月，在黑龙江兴凯湖湖边遇到了雨天，等了几天仍不见雨停，决定冒雨拜访珍宝岛。

兴凯湖上风高浪急，和大海没有二致。焦急等待时，感觉夜里的涛声更大，传得更远，好像能够听到珍宝岛的枪炮声，督促我早点前去。早6点，天色还很暗，窗外的雨仍不见小。我冲进雨中取车，没跑几米就湿透了全身。小心地开出湖区，高速路上车辆很少，小刮器拼命地刮着，勉强保持了车前的视线。车内的闷热与身上的湿热混在一起，微微有些煎熬，也隐隐透着庄严。从虎林下了高速后进入林区，大雨在车顶拍出可怕的声音，路面上蒸腾起迷蒙的白雾。导航很快就没了信号，路边也看不到标识，只能沿路向前探寻。一个小时后，妻子问：“咱们现在离边界有多远？”其实我也不知道，雨声中好像能听到江涛，就说应该很近吧。妻子听完立即直了身子，然后转头问：“开了一个多小时，不会走错路了吧？”她这一问，马上让我又出了一身热汗。应该没

有，我安慰她说。进林区后向左有两个岔道，但我们一直沿江前行，不会有错的。这么说我心里也没了底，悄悄紧张起来。大约又过了一小时，在路前方的右侧看到一片开阔地，听到江声滚滚而来。车到跟前，侧头一看，开阔地中间安卧着一块巨石，上书三个红色大字“珍宝岛”。我连忙打开车窗，江风扑面而来，人马上清爽了许多。

我来了，珍宝岛。几十年心里一直念叨，经常与人说起的珍宝岛。可是，岛呢？把车停靠后，我冒雨跑到了江边，只看到江上急流滚滚，没看到岛的影子。赶上了东北地区的雨季，乌苏里江涨水，珍宝岛暂时被淹没了江中。一位附近的赫哲族居民指着江流中摇曳的几缕树枝说，那就是岛上的大树。放眼望去，几百米宽的江面上浪涛无言前行，不怒而威，似乎能推倒遇到的一切。

站在江边，想象着当年的情形。珍宝岛之战，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意志，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赢得了主动。这种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精神，是我们的传家宝，也是不断取得胜利的压舱石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有半点含糊。

跑了几千里，等了好几天，冒雨开车3小时，到了江边却没看到珍宝岛的影子，没法踏上英雄的宝岛，我心里没有半点失落。这一次特殊的长途拜访，更让我明白国界的意义。

国界是国家的前沿，当然只能在祖国的最边上，远离内地和中心，远离城市和繁华，多是人迹罕至、异常艰苦的地方。这些年来，我曾多次看望过守边的官兵。无论是森林或草原，戈壁或沙漠，抑或远离陆地的海岛，无论住的是帐篷、山洞或者铁皮房，也无论具体什么工作，他们都在日夜守护着祖国的边防。有位战士曾深情地说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我所在的地方，我也永远知道脚下就是我要守卫的祖国边防。正是一茬又一茬这样的守边人，人民才能安居乐业，国家才能平稳发展。边关虽偏远，却是国家的前门，就像每个人的眼睛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一丝放松，也绝不可放弃一寸。

守边意义大，守兵功劳深。我匆匆往回赶，坐在飞机上时，还回想着珍宝岛的江水，并由此想到了今天万里海疆上守边的军人。

无名湖畔的日子

□史红霞

十几年前，从黄土塬边到无名湖畔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，连我也感到懵懂。小城镇里的孩子见识少，十年寒窗的最大目标无非是随便考所学校，找碗饭吃。从县城考试回来，丁丽君老师鼓励我志愿填北京大学，我一点把握也没有。在此之前，从未将我与其他一所高校联系过，更何况是北京大学了。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北大录取通知书时，高兴之余，惋惜的是我心爱的专业被改成了新闻传播。冥冥之中，命运之手安排我与这一崭新的学科结了缘。

无名湖畔是精神的王国，除小桥流水、湖光塔影、雕梁画栋、皇家园林式的典雅美丽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这儿聚集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和意气风发的青年。老师的新理论和学生敏锐的思想令我这燕园的新客目不暇接，仿佛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。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同学们涉猎的广博，有人对古今中外音乐名家名曲谈起来如数家珍，令音乐知识浅薄的我如听天书。好在那时校内外经常可以听到中央乐团、中央民族乐团以至海外访华音乐团体的音乐会，和同学们一道摇头摆尾去听音乐会，培养了对中西音乐的浓厚兴趣。

燕园更是学界的圣地。学校新华书店门前的“三角地”，几十年来与新中国的命运、大事和各种思潮紧密相连。橱窗中的海报经常满满当当，各种学术讲座丰富多彩，著名学者的演讲有时也顾不上去听。侯仁之先生曾为迎接美国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John W. Reps教授来校讲学，专门为新闻传播08级的三十多名同学演讲北京与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比较。侯仁之先生用纯正的英语演讲，虽已高龄，但他的思路明晰，一丝不苟，对讲稿中每一处文字校对错误都在开讲前一订正。前辈的治学精神令我一生受益不尽。

在燕园的每一条小路上，随时都可能与衣着俭朴而声名显赫的学术泰斗对面相遇，擦肩而过。他们束装朴素至极，安步当车，神态安然，有的甚至斜挎着普通书包，标准一个中学生装扮。有次在学校邮政所取汇款，看到中文系的袁教授取稿费，也自觉地排到了长长的队尾，师生平等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食堂的伙食粗淡不尚奢侈，我们的精神世界却十分富有。记得中央乐团来校演出，大讲室内座无虚席。当比才的《卡门序曲》熟悉的旋律刚刚升起时，学生们激动了，一个劲儿地鼓掌，大师的指挥棒空中一划，乐团演奏戛然而止。他转过身严肃耐心地说：“音乐演奏中最好不要鼓掌。”一向自视甚高的学生肃然接受了大师善意的批评。惊讶之余，我也深为我和其他观念的无知而感到惭愧。四年的学习是紧张的，从教室、食堂、宿舍单调的三点一线中，也有浪漫的首饰。饭后，背着书包，沐着落日余晖，踏着金黄的银杏落叶，漫步湖畔小径，远处飘来海顿的《小夜曲》、克莱德曼演奏的《爱的祈祷》，年轻的心也化作浮躁为沉静，物我两忘，彼情彼景，如梦如诗，终生萦怀。

从贫乏北上到踏上回家的归途，倏忽七载，留下的印象、记忆、思考够我终生回味。



国画 沈卡利

在青菜温泉泡脚

□商子雍

清盛、清迈和清莱，是泰国北部的三个地名，这一次前往金三角地区探秘，倒是都曾经去过，但它们在泰国的行政架构中分别处于什么级别，我却是两眼一抹黑，直到结束旅行，回到西安上网查询，才多少明白了一点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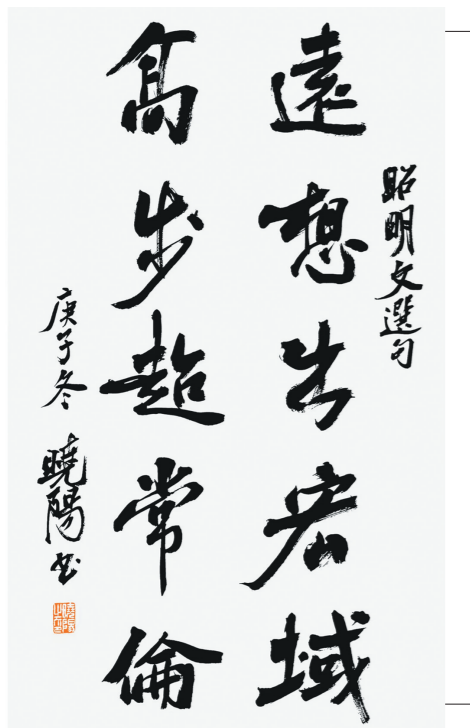
清盛是清莱府(相当于中国的省)治下的一个县，行政级别最低，它位于湄公河边，是一个港口城市，如果是乘船沿澜沧江、湄公河进入泰国，我们登船的地方是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关累港，而上岸入关处则是清盛港。那天，在清盛港接受边检时，还经历了有意思的事，查验我护照的工作人员身着制服，个头高大，仪表堂堂，但神态却明显让人觉得别扭。男性乎？女性乎？过关以后，当地导游告知：此君乃不再混迹演艺行当的人妖。泰国北部是盛产帅哥、靓妹之地，曾任总理的他信、英拉就是清迈人。

清迈和清莱都是府一级的行政区划，但清迈的面积大、人口多，历史上曾经是泰国的首都，现在又是泰国北部的中心城市，深受众多欧美以及中国游客喜爱，所以名气 and 影响要比清莱大许多。不过，清莱也有不少值得一游的好地方，比如赫赫有名的白庙，所以去清迈的游客，有很多也会顺便逛逛清莱。

那天，我们就是从清迈出发，乘车前往白庙游览，180公里的路程，未免会让人生出疲惫之感，好在途中经过一处温泉，过往的旅游车辆几乎都要在此小憩。这是一个天然温泉，有好几个出水口，有一个还是间歇性喷泉，喷出的水柱很高，热气腾腾，散发着浓浓的硫磺味，十分壮观。围绕着温泉，建了一些售卖旅游纪念品和简餐的商业设施，亦有凉亭绿地，供人歇息。有人买了鸡蛋和鹌鹑蛋，放进温泉水池中，没多久时间就可以剥皮食用，可见水温之高。游客免费泡脚的水池和水渠，距出水口要远一些，但水温也有四五十度。白乐天诗《长恨歌》描绘杨贵妃沐浴华清宫：“温泉滑洗凝脂。”我们的粗皮糙肉，自然达不到杨玉环那样的水准，但在热腾腾的泉水中浸泡片刻，还真能消乏解困，非常舒服，接下来的旅程，也显得轻松了不少。

坐在奔向白庙的大巴上，忽然想起一件旧事。那是好多年以前，有温泉的西安临潼区举办发展论坛，我应邀前去参加并发言，对这里的温泉进行文化解读。在这个论坛上，一位日本专家所言让我脑洞大开。此人说：“任何一个地方的特殊资源或特殊物产，都是大自然给这个地方居民的一种补偿，所以，就必须先被这个地方的居民享用。”他随即出示了一张图表，上面显示，在日本，但凡有温泉的地方，居民的平均寿命明显高过全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……

后来，又去了台湾的花莲，发现那里的一些小街路旁的水渠里，就有温泉水流过，很干净，可以随时、随意泡脚，而这一次在清莱，开放的温泉广场上，不收费的泡脚池，并不拒绝当地百姓使用。诚如那位日本专家所言，温泉是一种特殊的资源，是大自然给这个地方居民的一种补偿。当然，通过商业开发，使得温泉成为一种优质的旅游产品，也可以造福当地居民，但让他们享用温泉强身健体、进而成为长寿人群，不更是一件大大的善事吗？



郭晓阳

郭晓阳